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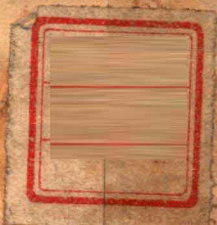
文 學 叢 刊

旗

旦

穆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旗

旦

穆

有版權

定價三元六角

旗

穆旦作

發行

吳文林

發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八號
重慶路四一號
漢口路四二號
成都祠堂街四十八號

印刷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藝叢刊

第九集

共六十冊

夜鶯曲
風雪
伊瓦魯河畔
災魂
太坪
巡官
山水
還鄉記

盧靜中篇
王西彥中篇
白朗短篇
田濤短篇
鄭定文短篇
沙汀短篇
馮至散文
何其芳散文

人世百圖
日邊隨筆
碑下隨筆
生之勝利
曙前集
短簡
青春
旗

靳以散文
李廣田散文
繆崇羣散文
方敬散文
劉北凡散文
巴金書信
李健吾劇本
穆旦詩集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初版

目錄

一九四一年

讚美

一

控訴

七

一九四二年

詩八首

一五

出發

二三

一九四三年

詩

二六

一九四四年

裂紋……………三〇

一九四五年

線上……………三三

被圍者……………三五

退伍……………三九

給戰士……………四三

旗……………四八

野外演習……………五一

農民兵(一)……………五三

農民兵(二)……………五五

七七	七七
良心頌	五九
反攻基地	六一
打出去	六三
通貨膨脹	六五
轟炸東京	六七
苦悶的象徵	六九
牽磨	七一
先導	七三
甘地	七五
森林之魅	八〇

讚美

走不盡的山巒的起伏，河流和草原，
數不盡的密密的村莊鷄鳴和狗吠，
接連在原是荒涼的亞洲的土地上，
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嘯着乾燥的風，
在低壓的暗雲下唱着單調的東流的水，
在憂鬱的森林裏有無數埋藏的年代
它們靜靜的和我擁抱：
說不盡的故事是說不盡的災難，沉默的
是愛情，是在天空飛翔的鷹羣，

是枯乾的眼睛期待着泉湧的熱淚，

當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遙遠的天際爬行；

我有太多的話語，太悠久的感情，

我要以荒涼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驢子車，

我要以槽子船，蔓山的野花，陰雨的天氣，

我要以一切擁抱你，你，

我到處看見的人民呵

在恥辱裏生活的人民，佝僂的人民，

我要以帶血的手和你們一一擁抱

因為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一個農夫，他粗糙的身軀移動在田野中，

他是一個女人的孩子，許多孩子的父親，多少朝代在他的身邊升起又降落了，而把希望和失望壓在他身上，而他永遠無言的跟在犁後旋轉，翻起同樣的泥土，溶解過他祖先的，是同樣的受難的形象，凝固在路旁。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聲流過去了，多少次跟來的是臨到他的憂患，在大路上，人們演說，叫囂，歡快，然而他沒有，他只放下了古代的鋤頭，再一次相信名辭，溶進了大眾的愛，堅定的，他看着自己溶進死亡裏，

而這樣的路是無限的悠長的

而他，是不能夠流淚的，

他沒有流淚，因為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在羣山的包圍裏，在蔚藍的天空下，

在春天和秋天經過他家園的時候，

在幽深的谷裏隱着最含蓄的悲哀：

一個老婦期待着孩子，許多孩子期待着

飢餓，而又在飢餓裏忍耐，

在路旁仍是那聚集着黑暗的茅屋，

一樣的是不可知的恐懼，一樣的是

大自然中那侵蝕着生活的泥土，

而他走去了從不回頭詛咒。

爲了他我要擁抱每一個人，

爲了他我失去了擁抱的安慰，

因爲他，我們是不能給以幸福的，

痛哭吧，讓我們在他的身上痛哭吧，

因爲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一樣的是這悠久的年代的風，

一樣的是從這傾圮的屋簷下散開的

無盡的呻吟和寒冷，

它歌唱在一片枯槁的樹頂上，

它吹過了荒蕪的沼澤，蘆葦和虫鳴，

一樣的是這飛過的烏鴉的聲音

當我走過，站在路上踟躕，

我踟躕着爲了多年恥辱的歷史

仍在這廣大的山河中等待，

等待着，我們無言的痛苦是太多了，

然而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然而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一九四一，十二月。

控訴

—

現在冬天已經到了，朋友，
對於孩子一個憂傷的季節，
因為他尚不能夠適應自己——
當叛逆者穿過落葉之中

瑟縮，變小，驕傲於自己的血，
爲什麼世界剝落在遺忘裏，

去了去了是彼此的招呼，
和那充滿了濃郁的信仰的空氣。

而有些走在無家的土地上，

跋涉着經驗，失迷的靈魂

再不能安於一個角度

的溫暖，懷鄉的痛楚枉然；

有些關起了心裏的門窗，

逆着風，走上失敗的路程，

雖然他們忠實在任何情況，

春天的花朵，落在時間的後面。

因為我們的背景是千萬人民，
冷酷，熱烈，或者愚昧的，
他們和恐懼並肩而戰爭，
自私的，是被保衛的那些個城：

我們看見無數的耗子，人——
避開了，計謀着，走出來，

支配了勇敢的，或者捐助
財產獲得了榮名，社會的樑木，

我們看見，這樣現實的態度

強過你任何的理想，只有它
不毀於戰爭。服從，喝采，受苦，
是哭泣的良心唯一的責任——

無聲。在這樣的背景前，
冷風吹進了今天和明天，
冷風吹散了我們長住的
永久的家鄉和暫時的旅店。

二

我們做什麼？我們做什麼？
生命永遠誘惑着我們

在苦難裏，渴尋安樂的陷阱，
唉，爲了它只一次，不再來臨；

也是立意的復仇，終於合法地
自己的安樂踐踏在別人心上
的蔑視，欺凌，和敵意裏，
雖然陷下，彼此的損傷。

或者半死？每天侵來的欲望
隔離它，勉強在腐爛裏寄生，
假定你的心裏是有一座石像，
刻畫它，刻畫它，用省下的力量，